

商人、居士與遺民 ——論毛晉《明僧弘秀集》的編選意義

賴霽澄

摘要

明末清初毛晉（1599-1659）選編、刻印眾多典籍，留給後世出版商人之鮮明印象。其中，《明僧弘秀集》乃毛氏所選編，以僧詩作品為對象的詩選集。此選集於明清易代前夕完成，又以釋子詩作為對象，堪作為研究毛晉在鼎革之際，於方內、方外之間身分認同與情感寄託之入手處。本文分三部分：首先就毛晉出版生涯與著錄考察，指出《明僧弘秀集》乃《國秀》、《弘秀》、《隱秀》、《閩秀》「《明四秀集》」之一，可視為出版者著眼於專題詩選而規畫選集的歷史痕跡。其次，就毛氏助刊、助印《嘉興藏》與其他僧詩集的過程可知，毛晉對佛教的信崇與其蒐羅古籍的興趣相得益彰。第三，在《明僧弘秀集》中出現為數不少的元末僧人、文人小傳、詩作，折射毛晉對於元末僧俗於動盪世局中相聚相惜的同感之情。本文試圖就上述三部分申說毛晉於易代之際如何透過選詩出版的方式，與相似處境的僧、俗二眾產生聯結感。

關鍵詞：毛晉、僧詩、遺民詩、元詩、明末清初

2019/03/01 收稿，2019/11/25 審查通過，2019/12/25 修訂稿收件。

* 本文初稿曾發表於2017年6月3日臺灣佛光大學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日本京都女子大學舉辦之「中國佛教文學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獲得與會師長、學友寶貴意見；投稿本刊後亦蒙編輯委員會及兩位審查人指正，得以修正若干錯漏之處，特誌謝忱。撰寫過程特別感謝廖肇亨教授、蕭麗華教授與黃敬家教授的指導，在此一併致謝。

** 賴霽澄現職為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候選人。

DOI: 10.30407/BDCL.202106_(35).0008

A Merchant, Layperson and Loyalist: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ompilation of Mao Jin's *Mingseng Hongxiuji*

Lai Pei-cheng

Abstract

By selecting and publishing many books, Mao Jin (1599-1659) has been widely known as a publisher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Among the books he published, *Mingseng Hongxiuji* is an anthology of poetry aiming particularly at collecting monks' poems. Since Mao Jin published it just before the Ming-Qing transition and targeted monks' poems, this anthology is appropriate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Mao Jin's identity as a layperson and his attitude toward Buddhism at that time. By examining Mao Jin's publishing history and catalogues, this article firstly points out that *Mingseng Hongxiuji* was one of the series of books, *Ming Sixiu Ji*, which originally consisted of *Guoxiu*, *Hongxiu*, *Yinxu* and *Guixiu*. It provides the historical evidence for us to analyze the publisher's planning of the anthology with the intention to collect poems on special topics. Secondly, after re-examining Mao Jin's roles in printing and publishing the *Jiaxing Tripitaka* as well as anthologies of other monks' poems, we can say that his faith in Buddhism and interests in gathering ancient texts are mutually complementary. Thirdly, there are many brief biographies of monks and their works in *Mingseng Hongxiuji* from the late Yuan dynasty, which offers us a clue to investigate Mao Jin's empathy with the people suffering during the tumultuous late Yuan period. In summary,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explain how Mao Jin made

* 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connections with Buddhist monks and believers through his compiling and publishing efforts during the Ming-Qing transition.

Keywords: Mao Jin, monks' poems, loyalists' poems, Yuan poetry,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一、前言

毛晉乃明末著名藏書家，江蘇常熟人，一生編書、刻書無數，最為人知者莫過於校刻《十三經》、《十七史》與《六十種曲》。¹毛氏曾編過一部僧詩選集，名為《明僧弘秀集》，²學者認為其輯錄了洪武元年（1368）至正德16年（1511），共197位僧人的詩作。詩文選集的選編、出版、流布是古代詩文論者重要的文學批評方式之一，毛晉一生雖不以詩文批評家自居，但他師承明末清初學者錢謙益門下，錢氏《列朝詩集》更是透過汲古閣刻印，《列朝詩集》中的〈閩集〉下亦收有僧詩，³而全書對於梳理明代詩歌流派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因此，當我們將眼光放回這部毛晉所編，過往未受重視的明代僧詩選集時，殆有助於增進對明代詩歌文學史的理解。

其次，就佛教史價值而言，《明僧弘秀集》在僧詩後皆錄有僧人小傳，⁴自從元代《中州集》後，詩選集附詩人小傳，不僅具有史料價值，更是研究編者編選意向的重要參考。⁵再者，《明僧弘秀集》僧人小傳有別於一般僧傳重視傳主之法系源流、經典注疏或佛教事業成就，毛晉於小傳中關注傳主與明皇室、文人之交遊，甚至將文人與僧人唱和之詩亦收入小傳中，這點在僧詩選集史上可謂前所未見。職是之故，《明僧弘秀集》作為佛教史

¹ 毛晉生平可見錢謙益〈毛子晉六十壽序〉、〈隱湖毛君墓誌銘〉、鄭德懋〈毛子晉外傳〉、陳瑚〈為毛潛在隱居乞言小傳〉。民初錢大成曾撰〈毛子晉年譜稿〉甚是詳實，本文主要參考錢文。參見錢大成：〈毛子晉年譜稿〉，《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第1卷第4號（1947年12月），頁9-23。

² 《明僧弘秀集》由於未曾收入《四庫全書》、《四部叢刊》等大型叢書，過往較難一見，研究者亦寡。近年中國安徽師範大學出版社已就中國國家圖書館、南京圖書館、上海圖書館等地所藏之《明僧弘秀集》點校出版，使我們更易於觀覽這部明僧詩作選集。見〔明〕毛晉輯，李玉栓點校：《明僧弘秀集》（蕪湖：安徽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

³ 參見李舜臣：〈錢謙益《列朝詩集》編選釋氏詩歌考論〉，《文學遺產》2015年第3期，頁114-124。李教授透過比對兩書所選的詩歌重複者，指出錢謙益在編選《列朝詩集》的僧詩時很可能參考了他的學生毛晉《明僧弘秀集》。又《列朝詩集·閩集》僧人部分，參〔明〕錢謙益撰集，許逸民、林淑敏點校：《列朝詩集》第11、12冊（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6057-6474。

⁴ 除第13卷最後3位鳳陽僧、西湖僧與無名氏不可考。見〔明〕毛晉輯，李玉栓點校：《明僧弘秀集》，頁560-562。

⁵ 參見張伯偉：〈選本論〉，《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方法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外篇第1章，頁277-325。

的材料，不僅如僧傳一樣可窺見僧人的生平，更從居士的角度勾勒出僧俗互動的社交網絡，詩歌成為往來之渠道。

除了上述文學史與佛教史的文獻價值外，本文的問題意識實起於毛晉〈明僧弘秀集序〉：

神駿先驅于吳會，高座多風；瓊柯建誓于廬陰，陵峰競秀。矧寶月不媿休文，義林克繩少傅。猗歟盛哉！無何頻來匡鼎，莫問禪林，絲晉屈唐，僅見李龔《唐僧弘秀》一帙也。宋元以降，亦有「琢玉工」、「射鵰手」之對，亦有「羅嬋娟」、「醉花月」之評，搜其遺編，幾乎絕緒。逮皇明受圖，光宅建業，太祖高皇帝詔天下大浮屠宗泐、弘道輩，集鍾山，展寶座，聖製首出，華梵賡歌，聳天人龍鬼之聽，所謂濃音雄富，群立崢嶸，未有盛于昭代者也。自是假觚翰力，成文句身，燈燈相續，可稱名弘才秀者，若大海無涯隅。晉仰邇太祖壬辰暨武宗辛巳一百七十一年，得一百九十七人，詩一千七百首有奇，仍名「弘秀」，別以「明僧」，釐為全集一十三卷，非敢追躡和父之規衡，妄效次公之篋喻，惟懼鯨瘠魚寂，題壁塵埋，轍亂旗靡，錦囊灰滅爾。但謏文眇見，多所未周，弘明君子，惠縫其綻，幸甚無斁。

皇明崇禎第十六春上巳日槲川毛晉子晉序⁶

〈序〉文中毛晉說明釋氏的文學造詣自古便不讓世俗，所謂「名僧康寶月，上客沈休文」，⁷又如韓愈〈送靈師〉「有時醉花月，高唱清且綿」，⁸凡此皆可為證。然從晉至唐的僧詩，毛晉僅見宋代李龔《唐僧弘秀集》一書，使他十分困惑。話鋒一轉，他指出明朝大浮屠輩出，尤其明太祖洪武初年曾詔天下高僧於天界寺，亦多親筵法席聽講，⁹帝王與釋氏間亦多詩歌和作，

⁶ 〔明〕毛晉輯，李玉栓點校：《明僧弘秀集》，頁1。

⁷ 〔唐〕權德輿：〈與沈十九拾遺同遊棲霞寺上方夜於亮上人院會宿〉之二，收於〔唐〕權德輿撰，郭廣偉校點：《權德輿詩文集》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頁120。

⁸ 〔唐〕韓愈：〈送靈師〉，收於〔唐〕韓愈撰，〔宋〕魏仲舉集注，郝潤華、王東峰整理：《五百家注韓昌黎集》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頁111。

⁹ 如憨山德清在〈雪浪法師恩公中興法道傳〉中就曾提及：「洪武三年，詔天下高僧。安置於天界寺。建普度道場於鐘山靈谷，名流畢集，大闡玄宗。御駕躬臨，親聞法喜。而法道之盛不減在昔，何其偉與？」參〔明〕釋德清：《憨山大師全集》，收於新文豐編輯部編，〔明〕徑山藏版：《明版嘉興大藏經》第22冊（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7年），頁552。

是以毛晉欲替明代高僧留下法跡。由此而見，《明僧弘秀集》之編纂，既有佛徒詩歌自古未受重視的遠因，又有明代當時龍象騰踊之契機，毛晉此時編選一本明代僧詩集，追步李贄《唐僧弘秀集》，也是名正而言順。然而，比對〈序〉文的編纂初表與《明僧弘秀集》內文，有幾點不能無疑。首先，壬辰並非明太祖在位年分，從武宗辛巳（正德 16 年，1521）往前推算 170 年的壬辰，應是元惠帝至正 12 年（1352），離明朝建國尚有十餘年。毛晉此處並非筆誤，集中選詩確實有為數不少的詩作寫於元末，這與〈序〉文中因明代佛教興盛，主政者與釋子相善的本意顯有違背。甚至，令人不解的是，毛晉在此選集中不避諱地選錄僧侶與元代官僚、士大夫唱和的詩篇，這恐非一句「名弘才秀」足以解釋，當有更深刻的動機。

本文嘗試從詩選集的編選者為何選、如何選、改動哪些體例等問題切入，推測毛晉所寄託之深旨。同時，此選本中不乏「雅集」詩作，「雅集」作為詩歌題材的一種，被選入詩集中本不足為奇，然《明僧弘秀集》中「雅集」詩歌之選錄實影響僧人在此集中的編次，毛晉於僧人小傳說明這些「雅集」的背景緣由，也道出自身的評論，這使得毛晉個人之生命經驗與其所選編的僧俗唱和作品產生了連結，故本文亦欲探討元末僧俗於世變中的「雅集」唱和與毛晉在明末選編僧詩集之間的共鳴處。

學界關於毛晉的研究多從出版史、書籍史與目錄學出發，論及其刻印《十三經》、《十七史》、《六十種曲》等書之貢獻與不足。¹⁰進而，毛晉本人的交遊亦關乎其刻印或代刻書目的來源與流通，故亦為學者所重視。¹¹本文所關注的《明僧弘秀集》，過去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與南京圖書館等地，罕有學者寓目。陳正宏《明代詩文研究史 1368-1911》曾花數頁篇幅介紹此書，¹²並認為毛晉此書「完全是從保存文獻角度出發的」，舉例論證毛晉「求全」（輯佚）、「求真」（辨訛）的兩個面向。在《明僧弘秀集》重梓普及前便慧眼獨具從明代詩文集編選的角度析論此書價值。封樹芬〈汲古主人毛晉著述存散考略〉一文亦指出《明僧弘秀集》對明代詩作保存與

¹⁰ 如周彥文：《毛晉汲古閣刻書考》，收於潘美月、杜潔祥主編：《古典文獻研究輯刊》第 3 編第 1 冊（新北：花木蘭文化，2006 年）；曹之：《中國古籍版本學》（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 年）；蘇曉君：〈毛晉與汲古閣刻書考略〉，《中國典籍與文化》2006 年第 3 期，頁 49-57。

¹¹ 如〔日〕三浦理一郎：《毛晉交遊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 年）。

¹² 陳正宏：《明代詩文研究史 1368-1911》（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 年），頁 138-141。

僧人小傳的史料價值。¹³陳氏與封氏雖較過往學者更清楚指出毛晉此書的價值，但仍站在文獻保存與輯佚上申說，毛晉這位編者的身影隱沒在汲古閣刻書坊的招牌之下，彷彿僅是不帶感情，戮力保存文獻的刻書機構。如此將難以解釋《明僧弘秀集》去取的標準，與毛晉個人之心曲。

本文篇章安排上擬由外而內，外部是指運用此集的著錄與毛晉刻印書目資料，談《明僧弘秀集》在毛晉個人出版生涯中的位置，強調毛晉作為一文化商人，如何用出版與編選詩作參與佛事。其次就毛晉的居士身分上，觀察他與僧人的交誼，參與刻藏的過程，再輔以毛晉對僧人以外的遺民詩的關注、刻印情況，鋪陳出僧俗關係與遺民詩的兩條線索。內部研究則析出《明僧弘秀集》內收錄的兩場元代「雅集」詩歌，分別是《玉山雅集》與《澹游集》所收諸作，一俗一僧，進而分析毛晉的編排與小傳中的編者自道，解釋其對元末遺民僧俗的關懷，如何影響《明僧弘秀集》的編纂。

二、《明僧弘秀集》的編纂：釋氏因緣與遺民詩

（一）《明僧弘秀集》的著錄狀況

《明僧弘秀集》前雖有毛晉於崇禎 16 年（1643）春所寫的自序，殆為毛晉所編無疑，但在圖書目錄的記載上卻有一段波折。目前最早的《汲古閣刻書目錄》為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的清代抄本，¹⁴包含陳秉鑰輯錄的《汲古閣所刻書目》、鄭德懋《汲古閣所刻書目補遺》、《汲古閣書版存亡考》，¹⁵然而陳氏《汲古閣所刻書目》與鄭氏《汲古閣所刻書目補遺》、《汲古閣書版存亡考》中皆無《明僧弘秀集》，可以說《明僧弘秀集》在崇禎 16 年由汲古閣刻印，但流傳並不廣，因此僅至乾隆年間書目便不見此書。直至道

¹³ 參見封樹芬：〈汲古主人毛晉著述存散考略〉，《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17 年第 5 期，頁 37。

¹⁴ [清]陳秉鑰輯：《汲古閣所刻書目》，收於李竟主編，姜亞沙、經莉、陳湛綺編：《中國文獻珍本叢書·汲古閣叢書》第 2 冊（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8 年），頁 273-372。

¹⁵ 清抄本內容包含鄭德懋所寫的〈毛子晉外傳〉與毛氏親戚陳秉鑰輯錄之《汲古閣所刻書目》，最後為鄭德懋所輯之《汲古閣所刻書目補遺》與《汲古閣書版存亡考》，這份書目乃乾隆年間所輯，又陳氏乃毛氏親戚，書中甚至記錄了當時汲古閣書版印製的價格，故可信度極高，參見封樹芬：〈國圖藏清抄本《汲古閣所刻書目》價值考略〉，《中國典籍與文化》2017 年第 2 期，頁 109-113；[清]鄭德懋輯：《汲古閣所刻書目補遺》、《汲古閣書版存亡考》，收於李竟主編，姜亞沙、經莉、陳湛綺編：《中國文獻珍本叢書·汲古閣叢書》第 2 冊。

光年間顧湘（1829-1880）刻印了《汲古閣校刻書目》附《汲古閣校刻書目補遺》，才在《補遺》中增添了《明四秀集》，下分《國秀》、《宏（弘）秀》、《隱秀》、《閩秀》。¹⁶除了《明四秀集》，顧湘還列了《明詩紀事》、《隱湖小識》、《隱湖唱和詩》等 13 本，並標註：「以上皆汲古閣主人自著未刻，邑中好事者間有藏本，因附著之。」¹⁷此外，學者已指出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錄有明刻本《明僧弘秀集》，¹⁸且今日所見的本子也確為汲古閣刻本。由於顧湘目錄既無卷數，也無其他資訊可判斷其所見之《明僧弘秀集》是否與今所見之汲古閣刻本為同一版本，僅能推斷此書明末刻行過，但流傳未廣，其後關於毛晉刻書的書目與研究，如民國陶湘《明毛氏汲古閣刻書目》，將其列入〈知而未得者目錄〉，¹⁹同樣屬於「《明四秀集》四種」之中。

若僅參考毛晉〈《明僧弘秀集》序〉，我們會認為他是為了仿效李贄《唐僧弘秀集》而編選此詩集，且是站在肯認僧侶詩歌成就，推廣明代佛教而作，可以視為詩僧傳統下的選本。然而，從《汲古閣書目》的著錄情況來看，《明僧弘秀集》原來是《明四秀集》架構下的一本選集，其他三秀集可能未曾刻印或已經亡佚，單就名稱而論，這一系列應是四種專題化詩歌選本，包含士人（國秀）、僧人（弘秀）、山人（隱秀）、婦人（閩秀），若考量明代萬曆以降書籍市場已出現專題化選集的現象，²⁰毛晉作為一書商打算自選《四秀集》應同時具有順應當時出版市場與毛晉個人志趣這兩重因素。重要的是，無論是〈序〉文中的釋子情懷，還是在《明四秀集》的架構下編選此書，毛晉個人的意向都值得仔細審視。

¹⁶ 鄭德懋《汲古閣所刻書目補遺》僅補了道藏 8 種，顧湘的《汲古閣校刻書目補遺》、《汲古閣版存亡考》實則補充了不少內容。參見〔清〕鄭德懋輯，〔清〕顧湘校：《汲古閣校刻書目補遺》、《汲古閣版存亡考》，收於〔清〕顧湘輯：《小石山房叢書》第 6 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71 年），頁 3。原文使用「宏」秀，此處為求統一改為「弘」秀，以下均同。

¹⁷ 同上註，頁 4。

¹⁸ 封樹芬：〈汲古主人毛晉著述存散考略〉，頁 37。

¹⁹ 參見陶湘：《明毛氏汲古閣刻書目》，收於陶湘編，寶水勇點校：《書目叢刊》第 1 冊（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 年），頁 49；周彥文：《毛晉汲古閣刻書考》，頁 131。

²⁰ 陳正宏：〈總集編纂中的「明詩熱」、專題化及其源流〉，《明代詩文研究史 1368-1911》，第 4 章第 4 節，頁 121-123。

（二）毛晉的釋氏因緣與參與藏經校刻

為了釐清毛晉編選《明僧弘秀集》是否如〈序〉文所言是為僧詩張目，有必要回顧毛晉生平中與僧人的交往，以及另一個重要的出版事實：捐刻《嘉興藏》。以助我們理解《明僧弘秀集》在毛晉出版藍圖中的位置。

錢謙益〈隱湖毛君墓誌銘〉：「經史既竣，則有事於佛藏，軍持在戶，貝多濫幾，捐衣削食，終其身芒芒如也。蓋世之好學者有矣。其於內、外二典，世出、世間之法，兼營並力，如饑渴之求飲食，殆未有如子晉者也。」²¹點出毛晉作為一名居士，曾戮力參與佛藏刊刻，但在現有的《汲古閣刻書目》中難窺見毛晉參與《嘉興藏》的全貌，原因在於毛晉或助刻、或校對、或捐資，不同藏經投入的程度不一，同時，刻書的地點在虞山華嚴閣而非汲古閣，²²章宏偉先生指出毛晉身為出版家，捐錢助刊與親自校對藏經，都不能算是汲古閣所刻，我們現今可以從《嘉興藏》的牌記中清楚看到「常熟居士毛鳳苞捐資刻某經」等字樣。²³章宏偉透過《嘉興藏》的施刻識語加以統計，毛晉至少捐資刻了 63 種藏經，協助校對了一百八十餘種典籍，而且捐資與校對的書籍往往不重複，²⁴小川貫弑先生〈明の汲古閣主毛晉居士と仏典に出版〉主要根據龍谷大學所藏《嘉興藏》題記，指出毛晉參與佛藏的刻印主要集中在崇禎 15 年（1642）夏天至崇禎 17 年（1644）冬天，而且與〈隱湖毛君墓誌銘〉所載一致，是在毛晉完成《十三經》刊行之後。²⁵必須指出的是，《明僧弘秀集》就是在崇禎 16 年春所刊行，正是毛晉「發心」密集參與《嘉興藏》刊印的時段（同時間汲古閣仍同步進行其他刊刻出版業務）。因此，可以說在這段時期，毛晉以出版家、書商的身分獻身於崇佛事務，具體的方式為校書、印書、編書，《明僧弘秀集》也乘著這波發心而產生。

²¹ 〔明〕錢謙益：〈隱湖毛君墓誌銘〉，收於〔明〕毛晉撰，潘景鄭校訂：《汲古閣書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頁 1-2。

²² 參考章宏偉：〈毛晉與《嘉興藏》關係考辨〉，收於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編：《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集刊》第 11 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年），頁 262-306。

²³ 同上註，頁 267-276。

²⁴ 章宏偉：〈〈汲古閣刻經考略〉指誤〉，《圖書館雜誌》2010 年第 10 期，頁 69。

²⁵ 〔日〕小川貫弑：〈明の汲古閣主毛晉居士と仏典に出版〉，《龍谷史壇》第 44 号（1958 年 12 月），頁 158-163。

更細一層說，《明僧弘秀集》這類釋子詩文集，有別於刻經、校經，自有其特殊性。若從毛晉與釋子的交遊來看，三浦理一郎《毛晉交遊研究》指出，毛晉生平資料中互動密切的僧人有：釋道源、釋汰如、釋讀徹、釋通雲、釋自扃、釋通門等。²⁶其中汰如明河、蒼雪讀徹兩位法門昆仲在文史創作上有一席之地。崇禎 12 年（1639）毛晉入吳門華山寺訪釋明河，意外獲得元代釋圓至的語錄兼詩文集《牧潛集》，他之後也刊印了此書。²⁷隔年，他又在聽明河、讀徹兩僧講法時獲《華嚴經懺法》。²⁸釋明河為《補續高僧傳》作者，他圓寂於崇禎 13 年（1640），後由弟子釋自扃、毛晉與釋讀徹共同協助出版，²⁹觀馬弘道〈跋〉文中「時值連遭。兵荒洊至」一句可知應刻印於明清鼎革之際。³⁰釋明河圓寂後，除了《補續高僧傳》由弟子整理，毛晉、讀徹協助刻印外，明河的詩作也被讀徹與毛晉整理，成為《華山三高僧詩》的一部分。王啟元先生〈蒼雪大和尚《南來堂集》輯佚〉一文中指出，崇禎 17 年，讀徹序《華山三高僧詩》，引文稱：「海虞子晉毛先生，閣高汲古，家富藏書，殆將蒐羅二酉之不足，直欲旁討三車以無餘，以至編徵，梓我明僧詩，以俾補昭代一缺陷事。」³¹王啟元由此小引推估這本《華山三高僧詩》乃毛晉催生，緊接著《明僧弘秀集》刊印，大有續作的味道。此外，若連同順治 9 年（1652）錢謙益之《列朝詩集》觀之，王啟元認為「《列朝詩集》〈閩集〉中高僧詩選，或即體現國變後，僧俗欲整理有明一代僧詩總集的理想，而欲補齊《明僧弘秀集》正德後諸僧的選錄」，³²此言

²⁶ 〔日〕三浦理一郎：〈與僧侶之交遊〉，《毛晉交遊研究》，第 4 章，頁 85-102。

²⁷ 陶湘：《明毛氏汲古閣刻書目》，頁 36。

²⁸ 錢大成：〈毛子晉年譜稿〉，頁 15。

²⁹ 《補續高僧傳》未見於顧氏、陶氏所輯書目，據周彥文：《毛晉汲古閣刻書考》，頁 124，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一部題曰：「明天啟元年虞山毛晉刻本」的《補續高僧傳》，應是毛晉代刻以贈嘉興楞嚴寺。然，毛晉是否於天啟元年（1621）刻印此書不能無疑，《卮續藏經》中《補續高僧傳》3 篇〈跋〉分別是釋自扃、毛晉與馬弘道所寫，毛晉自題「隱湖毛晉謹識」。跋文明確指出《補續高僧傳》一書乃釋明河圓寂後，由弟子託付毛晉與馬弘道刻印，釋明河卒於崇禎 13 年，故毛晉助刻此書為真，但時間至早不過於崇禎 13 年。參〔明〕毛晉、釋自扃、馬弘道：《補續高僧傳·補續高僧傳跋》，收於《卮續藏》經委員會編：《卮續藏經》第 134 冊（臺北：中國佛教會影印《卮續藏經》委員會，1968 年），頁 196-197。

³⁰ 同上註。

³¹ 王啟元：〈蒼雪大和尚《南來堂集》輯佚〉，《楚雄師範學院學報》第 29 卷第 11 期（2014 年 11 月），頁 48-49。

³² 同上註，頁 49。

甚篤。故而，在崇禎年間毛晉的居士活動中，與僧眾有關的詩文集之編纂，成為一特色鮮明的支流。

從協助捐刻、校對《嘉興藏》，到有心編纂明代的僧詩集，毛晉步入青壯年後，與僧徒的交遊日密，本身對佛教的認同也愈強。若單就僧人詩集來看，毛扆所抄的《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中就有宋版精抄《唐僧弘秀集》、《九僧集》，³³刻書書目亦有貫休《禪月集》、皎然《杼山集》、齊己《白蓮集》（合稱《唐三高僧集》共 784 首），以及《唐僧弘秀集》113 首。³⁴由此可見，毛晉對佛教典籍，乃至僧詩是保有一定熱忱的。前一節由《明四秀集》觀點所見的文化商人毛晉，再加上一系列釋子詩文集選錄、出版，使《明僧弘秀集》在眾多汲古閣刻書書目中被標示出鮮明的定位。

除了作為書商的考量、作為居士的布施，在動盪時局中，隱隱然一道遺民的身影也投射在這本選集中，以下略論毛晉對宋末元初、元末明初的詩歌集整理與出版。

（三）遺民詩與唱和詩選集

如前所述，《明僧弘秀集》收錄詩歌的時代範圍，其實有不少落在元代末年，毛晉〈序〉文中的太祖壬辰年，實則是元至正 12 年，已進入元末動亂之時局。而毛晉刻印此書的時間點在崇禎末年，緊接著便是明清易代，故毛晉於明末選元末僧詩可說十分值得玩味。事實上，毛晉於崇禎年間出版了宋、金、元的遺民或逸民詩文，³⁵陳瑚〈為毛潛在隱居乞言小傳〉：

崇禎壬午、癸未間，徧搜《宋遺民》、《忠義》二錄，《西臺慟哭記》與《月泉吟社》、《河汾》、《谷音》諸詩，刻而廣之。未幾，遂有甲申、乙西南北之事。每自歎人之精神意思所在，便有鬼物憑依其間，即予亦不知其何謂也。³⁶

³³ 〔明〕毛扆：《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收於李竟主編，姜亞沙、經莉、陳湛綺編：《中國文獻珍本叢書·汲古閣叢書》第 2 冊，頁 251。

³⁴ 〔清〕陳秉鑰輯：《汲古閣所刻書目》，頁 324。

³⁵ 此處逸民乃指易代前便歸隱不仕的士人，而遺民則是易代後不仕新朝的士人。兩者在歸隱不仕的行動與反對當局的意態上相似，故此處將逸民詩作一併討論。參蕭啟慶：〈元明之際士人的多元政治抉擇——以各族進士為中心〉，《臺大歷史學報》第 32 期（2003 年 12 月），頁 77-138。

³⁶ 〔明〕陳瑚：《確庵文稿》，收於李竟主編，姜亞沙、經莉、陳湛綺編：《中國文獻珍本叢

毛晉編選《明僧弘秀集》的同時，他也蒐集刻印了《宋遺民錄》、《忠義集》、《中州集》、《西臺慟哭記》、《月泉吟社詩》、《河汾諸老詩集》、《谷音集》、《玉山草堂集》等宋、金、元的遺民或逸民選集。³⁷其中《月泉吟社詩》、《玉山草堂集》關注特定詩歌雅集集團之詩歌，其餘皆與遺民、逸民相關，可以說直接影響《明僧弘秀集》的組成方式（詳後）。毛晉於崇禎壬午（1642）、癸未（1643）之間刻印了諸多遺民詩文選集，未曾想不久後自己也成了遺民。倒是〈為毛潛在隱居乞言小傳〉中所謂「人之精神意思所在」值得玩味，毛晉出於何種「精神意思」而在其時期刊刻諸多前代詩集？

毛晉在崇禎末年，對宋、金、元遺民、逸民的關注，姑且可稱之為「前遺民情懷」。野村鮎子〈晚明における宋元遺民詩の受容：錢謙益の評價と毛晉の刻書を中心に〉一文明言，³⁸所謂遺民意識的形成，並非在易代之後才產生，野村以錢謙益、毛晉在明末就對宋、金、元的遺民詩深感興趣，說明鼎革前前代遺民詩的流布，是易代後遺民意識的推手。也許是出自文化商人的市場嗅覺，毛晉刊印了謝翱哀悼文天祥的《西臺慟哭記》、《宋遺民錄》、《忠義集》，以及前述的諸詩文集，這些詩文集在清兵入關後，迅速於文人圈中廣泛流傳。毛晉在崇禎年間已敏銳地感受到前代遺民與逸民之悲哀，而與一般詠史詩、懷古詩的共感不同之處在於，面對遺民選編專題（易代之悲）的詩文，毛晉是透過「重新刻印」的方式繼踵之，可說與其透過捐資刻印、參與校對的方式獻身佛教同理，觀其〈題谷音後〉：

（杜伯原）殆古之棲逸者流，而以翰墨自放者也。……得《谷音》二卷，乃伯原所集宋末逸民詩也。凡二十有九人，各有小傳，紀其大略。共詩百篇，諸體具備。韓昌黎云：「其歌也有思，其哭

書·汲古閣叢書》第3冊，頁307-308。

³⁷ 參陶湘：《明毛氏汲古閣刻書目》，頁34-50。

³⁸ 野村教授此文並未使用「前遺民情懷」一詞，但其文主要意旨在於說明晚明（主要崇禎年間）錢謙益與毛晉對前代遺民強烈的關注與推廣，造成易代前文人圈便興起閱讀遺民詩之風尚，野村教授以此來說明前代的遺民與遺民詩如何在明滅亡前後參與了遺民意識之形塑。其中亦舉了崇禎癸未年（1643）錢謙益〈記《月泉吟社》〉為例，解釋錢氏於戰亂之際相應於宋亡後的黍離之感，她亦進一步推測錢氏所讀的《月泉吟社》本子，正是前一年崇禎壬午年（1642）毛晉汲古閣所刊。本文使用「前遺民情懷」一詞來概稱錢謙益與毛晉這種易代之前便產生的對遺民事蹟、遺民詩作的相應感。參〔日〕野村鮎子：〈晚明における宋元遺民詩の受容：錢謙益の評價と毛晉の刻書を中心に〉，《橄欖》第20号（2016年3月），頁317-336。

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宋世既傾，詩品都靡。獨數子者，心懸萬里之外，九霄之上；或上書，或浮海，或伏劍沉淵，悲歌慷慨，令人讀其詩，想其人，有齊二客、魯兩生之思焉。……伯原新編，意有不得其平，復有不忍鳴者，聊借他人章句，竊比靖節不書甲子之遺意歟。³⁹

《谷音集》、《中州集》的詩人小傳並不只是留史，⁴⁰而是與詩作共同呈現出一整個群體的言行心聲，杜本或元好問作為編者，選擇詩與小傳合刊的形式，乃訴求讀者能讀其詩、想其人。其次，毛晉意識到編者也可透過編輯詩文集澆自己胸中塊磊，傳統上詩人不平而鳴，但杜伯原借他人章句，也與自著詩歌慷慨悲歌一樣，這與陶淵明入南朝宋後，不書宋朝年號，唯書甲子之意，可謂異曲同工。

再次，毛晉重新刊印這些選本，已算是「第三手」的不平之鳴，從詩人、選詩者，再到刊印者，他能夠對這些遺民與逸民詩文集編選者有所共感，實乃因他自己是編書選詩的能手，這份經驗旁人不易體會。尤為可貴的是，他對遺民詩的關注是超越華夷之辨的，明末遺民詩興起的潮流中，有一些是謹守夷夏之防，對於金、元遺民詩較不接受，另一群人則對金、元遺民同有關懷。⁴¹觀《谷音集》與《月泉吟社詩》中皆有金遺民與在元代為官者，且汲古閣刻有「《元人十種集》」，可見其並非在華／夷、仕／隱二分的框架下看待這些作品。

故而，文化商人身分、釋氏因緣與自身的前遺民情懷，揉合在毛晉身上，成為三股推進他出版的力量；它們同時彼此影響交織，並非涇渭分明，觀〈河汾諸老詩集（跋）〉，毛晉即透露：

福清林茂芝索余所鐫《谷音》，許以《河汾》詩寄予，予適遊棲霞，未及相候，遂乘春江花月夜，掛帆歸隱湖。每讀詩至金源氏，輒有河汾諸老往來于胸中。秋來復溯洄秦淮，訪廬陵周浩

³⁹ [明]毛晉撰，潘景鄭校訂：《汲古閣書跋》，頁77-78。

⁴⁰ 如毛晉〈跋《中州集》〉：「裕之避兵南渡，悼金源氏亡，誓不更仕。晚年以著作自任，曰：『不可令一代之跡泯而不傳。』……《中州集》，其采詩一種也。凡十卷，共二百四十五人，每人敘略以寓褒譏，史臣推為一代宗工，真無忝矣。」同上註，頁79。

⁴¹ 野村指出毛晉此觀念應是受錢謙益影響，參[日]野村鮎子：〈晚明における宋元遺民詩の受容：錢謙益の評價と毛晉の刻書を中心に〉，頁331。

若，示予斯編，且促與《月泉吟社》同函分布。……復索諸智林寺石公，石公曰：「予有鈔本，藏之久矣。」因逸陳子颺八詠置敞簾中，拂去凝塵，相對展勘，互成完璧，真千秋快事，橫河汾隱者，當亦為之解頤矣。⁴²

這是崇禎 15 年，毛晉與其友人遊歷金遺民的故地，吟詠其殘詩，更著手重刊。大概是由於情志相仿，他們有意合刊不同朝代的遺民詩。為了尋求《河汾諸老詩集》的別本，毛晉找了智林寺石公，此人是石林道源，在崇禎年間多次與毛晉同校《嘉興藏》，⁴³崇禎 17 年與毛晉重遊唐寅故地，賦歌同哀，順治 2 年（1645）與毛晉、顧夢麟等人聯句和詩，訴說亡國之悲，⁴⁴又結德香社於智林寺，同年清兵入常熟，屠殺無數。⁴⁵若說遺民詩激起了遺民意識，遺民意識又讓許多文人親佛、逃禪，世變後又聚首結社，相對吟詩。可以說，吟詩（以及編詩集）、遺民、逃禪在當時是同一個文化圈現象，居士參與藏經捐刻、校印；出家人對前朝的遺民詩選集感興趣（即便還未真正易代）。釋道源與毛晉一起興味盎然地補輯重刊遺民詩，正是這三股文化潛流交會的縮影。

三、《明僧弘秀集》中毛晉對元末僧俗雅集詩歌的態度

上節鋪陳出毛晉編選《明僧弘秀集》的外緣脈絡，在崇禎年間毛晉密集地參與佛典的捐刻與校對，後又協助蒼雪讀徹選《華山三高僧詩》、錢謙益《列朝詩集》之〈閩集〉，可見整理僧詩一事並非偶發。其次，明末對遺民詩文的關注日增，毛晉重新刊刻、親自選編，不囿於華夷之別，將宋、金、元的遺民詩介紹給當時文壇，是遺民意識養成的重要推手。

今觀《明僧弘秀集》中亦有不少元末僧詩，茲以「玉山雅集」相關與《澹游集》為例說明之。

⁴² [明]毛晉撰，潘景鄭校訂：《汲古閣書跋》，頁 77。

⁴³ 參考章宏偉：〈毛晉與《嘉興藏》關係考辨〉，「附表」，頁 276-283，如：《佛說較量壽命經》1 卷，施刻文「東塔寺釋道源、東湖毛晉同對」等字樣。

⁴⁴ [日]三浦理一郎：《毛晉交遊研究》，頁 85-88。

⁴⁵ 錢大成：〈毛子晉年譜稿〉，頁 17-18。

(一)《明僧弘秀集》中的玉山詩作：唱酬下的時代悲感

玉山草堂（又稱玉山佳處），乃元代顧瑛（1310-1369）所舉辦的連續、長期性雅集活動，⁴⁶地點在元朝的崑山屬江浙行省（今江蘇崑山），顧氏數代為此地豪富，顧瑛本人更不吝錢財而建造這座園林：玉山佳處。觀顧瑛自著〈金粟道人顧君墓誌銘〉：

三十而棄所習，復讀舊書，日與文人儒士為詩酒友。又頗鑒古玩好。年踰四十，田業悉付子婿，于舊第之西偏壘石為小山，築草堂於其址左右。亭館若干所，傍植雜花木，以梧竹相暎帶，總名之為「玉山佳處」。詩有《玉山倡和》等集行于世。不學干祿，欲謝塵事，投老于林泉而未能果。⁴⁷

顧瑛本來就帶有逸民的性格，絕意赴仕，加之財力雄厚，蓋好園林玉山佳處後，當地即成為文人雅士、縉流道士匯集之所。玉山佳處至少有 24 個精心規畫的景，例如：釣月軒、可詩齋、金粟影、綠波亭等，⁴⁸這些景點往往成為雅會集客題詠的對象，如《明僧弘秀集》所收釋元璞〈納涼池上〉、〈君子亭〉、〈書畫舫〉、〈金粟影〉、〈春暉樓〉等詩，⁴⁹從至正 10 年（1350）落成後，一直到元朝滅亡，20 年左右的時間，顧瑛舉辦了十餘次雅集，其中因為戰亂也曾於其他地方舉辦，因此玉山雅集實則是一種文化雅集的形式，並非限於崑山的玉山佳處一時一地。

顧瑛透過多種詩文集的編纂，讓後世的人得以揣想當時雅會的情景。《玉山草堂雅集》乃顧瑛以人為單位所編，⁵⁰較接近交遊名冊與詩作總集，如卷後 2 專收楊維禎、卷 9 倪瓚等，值得注意的是卷 16 收了 9 位僧人，其中多位被毛晉收入《明僧弘秀集》當中。《玉山名勝集》乃以「景」為單位，如「浣花館」、「種玉亭」這樣的題目下收錄眾人題詠該景的詩歌。⁵¹另《玉山名勝集·外集》收寄贈、餞送。《玉山唱和》則多收聯句、分韻組詩。《玉

⁴⁶ 顧瑛生平介紹可參考楊鐮：〈顧瑛與玉山雅集〉，收於〔元〕顧瑛輯，楊鐮、葉愛欣整理：《玉山名勝集》第 1 冊（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書前介紹」，頁 1-16。

⁴⁷ 同上註，第 2 冊，頁 652。

⁴⁸ 〔明〕毛晉輯：《玉山草堂集》，收於姜亞沙、經莉、陳湛綺主編：《汲古閣元人集及歷代詩家》第 3 冊（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8 年），頁 149。

⁴⁹ 〔明〕毛晉輯，李玉栓點校：《明僧弘秀集》，頁 33。

⁵⁰ 〔元〕顧瑛輯，楊鐮、祁學明、張頤青整理：《草堂雅集》（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

⁵¹ 〔元〕顧瑛輯，楊鐮、葉愛欣整理：《玉山名勝集》第 1 冊，頁 13-370。

山紀游》以「遊」為線索，針對多個景致收集眾人題詠。⁵²如此多樣的詩文編纂形式，反映的是玉山雅集多年累積的豐厚文化底蘊，超越尋常宴集雅遊的詩歌。其中一個關鍵因素是元末的戰亂，使其詩作多了幾分俛仰於世的感慨。

毛晉對於顧瑛似有很深的共感，他們的生命型態也多有雷同處——無論是商人的身分，與文人騷客之親善，以及與僧侶間的往來。毛晉從以上顧氏諸多集子中另輯選了一部《玉山草堂集》，其中有一篇顧瑛的〈記〉，⁵³作於至正 16 年（1356），他記錄了當時兵入草堂，他跟族人萬幸逃過一劫，後又有人持戈前來，並「諸卷皆為分挈而去」，過後他削髮作在家僧，碰巧友人協助尋回大半的詩作，經此一事讓顧瑛感慨：「嗚呼，物之聚散，豈偶然哉？向之大變而無所失。忽罹細故皆星散而去，又得賢守於眾豪手中奪以歸，使吾之亭館愈增其色。」⁵⁴在動盪的世變下顧瑛更著意蒐集詩友們的創作，經此一次失而復得，更顯相聚賦詩之難得。毛晉在〈跋《玉山草堂集》〉中寫道：

或更作真實論曰：「夫盡則安能，但身到處莫放過耳。」顧仲瑛氏折節讀書，直欲津逮秘藏，築別業於玉山淞江之間，日與騷人韻士淹留觴詠，殆可謂身到處莫放過矣。或頌曰：「追草玄於西蜀，軼浣花於南杜」，真能無愧。然其晚年廬墓時，直參最上，兩公不反遜金粟道人一籌耶。予初讀《玉山雅集》，非不足見一時名流唱酬佳致，終不若斯集之孤行，更堪仰止云。⁵⁵

毛晉〈跋〉文明言人生有三件要事：識盡天下好人、讀遍天下好書、看遍天下好山水。這自然是呼應《玉山雅集》的唱和本色，然隨後轉出一層意思，指出更究竟者乃能「身到處莫放過」，顧瑛於干戈中與眾人置酒賦詩，或可稱之，後又引顧瑛在戰亂中喪母，出家號金粟道人，這些種種與詩集中的酬唱看似背反，實則一體兩面，亦即唱酬佳致乃是身處亂世之人仍不忘詩酒風流，後之人看此詩集，應體會其背後之孤行，令人仰止。

⁵² 〔元〕顧瑛輯，楊鐮、葉愛欣整理：《玉山名勝集》第 1 冊，頁 463-532。

⁵³ 同上註，頁 148-150。

⁵⁴ 同上註，頁 149-150。

⁵⁵ 〔明〕毛晉撰，潘景鄭校訂：《汲古閣書跋》，頁 66。

毛晉《明僧弘秀集》卷1與卷2收集了大量參與玉山唱和的僧人，包括：元璞、良圭、泉澄、覺照、子賢、福初、無言、伯明、至奂、法堅、復初。更於〈釋復初小傳〉中寫下：

良圭以下十有一人，皆與元璞同時，唱和諸篇悉見《玉山草堂集》中，惜未見全集，未詳始末耳。當戎馬交馳之際，金粟道人結廬玉山佳處，讀書績文，四方賢大夫爭與之遊，凡一亭一榭必觴詠流連，竟日累月，積有若干卷。既而兵入草堂，星流雲散，幸而通守馮秉中氏全得之，復全歸金粟道人，復集同好分韻以紀其事。嗟呼！時世變遷，友朋離合，茫不可問，而詩文有靈，常留天地寸心，自知金粟道人真無媿五柳先生矣。⁵⁶

毛晉對顧瑛等人「玉山雅集」的追慕可謂空前，他竟在詩僧選集的小傳中，輯錄了在家文人的詩句，例如釋復初的傳中就記錄下顧瑛、繆侃、陸仁等人分韻「客從遠方來，遺我書鯉魚」的詩作。⁵⁷另外他還選了復初一首〈賦崑山〉，其中言：「人生會合如夢寐，焉能對酒成吁噓。我歌長歌君起舞，山川信美非吾土」，⁵⁸「山川非吾土」一句暴露其認同仍為元代人，對於毛晉而言，遠在兩百年前的前朝遺民認同也許無法遮掩他所見到的僧俗雅集精神，因為人生如夢，聚散難測，就如同釋伯明〈夜集顧隱君草堂〉詩所言：「孰知契闊餘，盡此平生歡。驚風起山河，鴻雁行路難。嘉會豈云易，長歌為辛酸」，⁵⁹在死生契闊的世道，僧俗的界線並不如此重要，重要的是他們如何奮力把握那份「身到處莫放過耳」的精神。

毛晉刊刻的幾部遺民、逸民集子，都呈現這種把握相聚當下的特性，毛晉也都明指了出來，觀〈《河汾諸老詩集》（跋）〉：「予今日四人相去數百里外，萍聚南都，輻輳《河汾》一集，豈可無○○○○以紀其勝。」⁶⁰這裡說的雖然是前文提到他與釋道源共輯《河汾》一書，但一部有形選集被重現，折射出當時遺民四散、相聚無期的廣袤時空感，作為刊刻者的毛晉，

⁵⁶ 〔明〕毛晉輯，李玉栓點校：《明僧弘秀集》，頁48。

⁵⁷ 同上註，頁45。

⁵⁸ 同上註。

⁵⁹ 同上註，頁42。

⁶⁰ 〔明〕毛晉撰，潘景鄭校訂：《汲古閣書跋》，頁77。

費盡千辛才得以重梓此書幾可以體會編詩者於戰亂中珍視的心境，更何況毛晉本人也處於易代的交界處。

這些易代之際的感受是隱微而不易察的，就像是玉山集會中許多看似歡愉盡興詩歌背後的嗚咽，以及毛晉在「明僧」詩選集中選輯身分認同為元代的僧人，甚至文人的詩歌。但毛晉能從「一時名流倡酬佳致」中看出肅穆，他在〈跋《月泉吟社》〉中寫道：

（《月泉吟社》）亟合《谷音》付梨，以公同好。客曰：「二集選調不倫，未云合璧。」予因借靖節句子作評云：「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實獲伯原之隱；「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非即潛翁借題石湖意耶？客曰：「善！何不附于屈、陶集後，以供痛飲時一快云。」⁶¹

他執意將《月泉吟社詩》與《谷音集》合刻，但《月泉吟社》是以〈春日田園雜興〉為題的唱和；《谷音集》則多憂心時局的感慨之作，因此有人以為選調不倫，然毛晉慧眼獨具地指出陶淵明的精神風采不也集兩種情懷於一身。野村鮎子認為毛晉所言的陶淵明精神是指兼涵隱逸生活的田園詩與憂國悲憤的任俠詩，此一兩面性申說。⁶²這樣的解釋確實豐富了毛晉對陶淵明形象的認識與運用，但更直觀的理解或許是，在世變底下，兩面性本就包含在田園詩或雅會唱和詩中，無論是《月泉吟社》的春景，還是《玉山草堂集》的高宴清談，任何一部都同時擁有表層「但道桑麻」的閑適與「提劍出京」的沉鬱。王次澄針對《月泉吟社》的詩題指出：「雖然吟社徵詩以閑逸的〈春日田園雜興〉為題，但『雜興』二字才是題目的關鍵所在。清人全謝山說：『月泉吟社諸公以東籬北窗之風，抗節季宋，一時相與撫榮木而觀流泉者，大率皆義熙人相爾汝，可謂狀矣』……『月泉吟社』徵詩，除了讓文人在鼎革之際有機會抒發一己的感興外，同時是借『以詩會友』的方式，使江南遺民進行了一次廣泛地聯繫。」⁶³其實不只是因為雜興，更是因為集詩的方式，讓世變中的詩人有一種聯結感、一體感。這樣的模式在顧瑛的《玉山雅集》上同樣成立，而兩百年後的毛晉也清楚地辨識出來，

⁶¹ [明]毛晉撰，潘景鄭校訂：《汲古閣書跋》，頁78。

⁶² [日]野村鮎子：〈晚明における宋元遺民詩の受容：錢謙益の評價と毛晉の刻書を中心に〉，頁330。

⁶³ 王次澄：《宋元逸民詩論叢》（臺北：大安出版社，2001年），頁106。

因此他選擇將非僧人的作品夾在小傳中，選擇將許多僧人對玉山雅會殷殷企盼、頻頻緬懷的詩歌選錄進來。⁶⁴

(二) 選自《澹游集》的詩：世亂且逃名之側影

相對於作詩，編詩選集需要另一份匠心。毛晉將《玉山雅集》諸作重新選入《明僧弘秀集》中，成為僧詩裡獨特的一個面向。見心來復（1319-1391）是另一個例子。來復是元末明初著名的臨濟宗僧人，亦修淨土，曾主慈溪定水寺，故又自稱「定水毗丘」，《補續高僧傳》有傳，⁶⁵他在元、明兩朝都與王公貴族、文人雅士交誼甚厚，如前文之玉山主人顧瑛，其他還有句曲外史張雨、張翥、歐陽玄、楊彝、高明、揭沅、宋濂等人，最後在明太祖時因受胡惟庸案的牽連而被殺。但來復最後的下場並沒有被毛晉寫入《明僧弘秀集》中，反而整篇小傳僅傳達了為何毛晉要收錄來復自編的《澹游集》：

見心，名來復。……自稱「定水毗丘」，又結蒲菴，闢天香室……國初，以高僧召至京師，與全室泐公、夢觀仁公齊名。余選《全室》、《夢觀》二集，列諸卷端，惟見心寥寥，深為歎惋。忽童子從殘書堆中搜一冊以進曰：「似洪武間板，惜頭尾俱脫，中有釋子詩，未知可備采否？」閱之，正見心《澹游集》也。自是三僧鼎足而立矣。澹游乃所居亭名，因以名集。凡三卷。……凡元末群公倚和投贈諸作，別本罕見，因錄其一二。⁶⁶

《澹游集》約編於元末（1364、1365），將元代公卿大夫、文人雅士來往之詩文輯錄於此集，也許是因為來復的下場淒涼，他的《澹游集》流傳不廣，在明末就已頗為罕見，現收於《續修四庫全書》的清抄本亦非全本。⁶⁷既然

⁶⁴ 如：釋元璞〈避暑湖光山色樓〉：「仙人自是好居樓，江氣生寒雨作秋。赤日長安塵沒馬，幾人回首憶滄洲。」又〈秋夜集綠波池上〉：「橫簫度曲聲初轉，剪葉分題意更新。卻憶年時同會者，相思直欲鬢如銀。」又〈口占〉：「避地去年因共難，臨池今日喜同閒。」釋覺照〈玉山佳處〉：「相去地無三十里，會須騎馬草堂前。」參〔明〕毛晉輯，李玉桂點校：《明僧弘秀集》卷1、2，以上引文見頁1-98。

⁶⁵ 〔明〕釋明河：《補續高僧傳》，頁187。

⁶⁶ 〔明〕毛晉輯，李玉桂點校：《明僧弘秀集》，頁127。

⁶⁷ 〔元〕釋來復編：《澹游集》，收於《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62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是往來唱和贈答之詩，因此《澹游集》也是一本收集眾人作品的詩集，陳雯怡指出在元代這類強調彼此「關係」的總集，是從「詩卷」文化演變而來，所謂「詩卷」就是一種以詩邀詩的行為，意在強調自身詩名與維繫社交網絡。因此這類選集既不同於「別集」以詩人本身為主體，也不同於主題性的系列詩作，而是要展示他人送給自己的作品，「酬贈總集則有一個中心，只是其『主角』地位並不來自作者的身分，而來自於其為諸作投贈之對象。至於主題總集，雖同為他人贈作，然以單一事物或活動為對象；酬贈總集的中心則是個人，為個人長期、一生所得作品的集結」。⁶⁸

《澹游集》因為強調酬贈的朋友，故往往敘明自己的朋友因何事，於何時、何地贈詩，並先列上朋友的詩作，其後才是來復自己的和作。毛晉因為意外獲得《澹游集》，故懷著一份輯佚的苦心，將來復與其友朋的詩都收錄進《明僧弘秀集》當中；然而，雖說「別本罕見，因錄其一二」，但《明僧弘秀集》中竟附見了 14 位元末文人，共 49 首詩。同時，因為《明僧弘秀集》畢竟是僧詩選集，故毛晉顛倒了《澹游集》原書次序，將來復和詩先列上，之後才將贈詩者的原詩附錄其後，完全失去元代酬贈詩標舉友朋為主體的本意，如：

〈德舉天使來自太原，會予鄞之湖心寺，蒙惠詩，遂次韻以謝〉：

黃塵歲月苦駸尋，激烈長懷報主心。五色雲中頒使節，九重天上奉綸音。吏迎官驛葡萄熟，馬度秋營苜蓿深。解後相逢東海寺，漚波千頃共清吟。

附賈實烈門一首

字德舉，真定人，獲鹿人鹿泉文正公之孫，內史院都事。

定水高踪何處尋，雲林燕坐靜觀心。虎來磐石依禪錫，龍出靈湫聽梵音。月窟天香金粟老，王城祇樹寶花深。遙知東澗蒲菴好，擬著藤床夜共吟。⁶⁹

⁶⁸ 陳雯怡：〈由「詩卷」到「總集」——元代士人交遊的文化表現〉，《臺大歷史學報》第 58 期（2016 年 12 月），頁 92。

⁶⁹ 〔明〕毛晉輯，李玉栓點校：《明僧弘秀集》，頁 105。

《澹游集》既是酬贈總集，自然會將贈詩者的身分附在詩後，但作為僧詩選集的《明僧弘秀集》，重選這些詩時，同樣將元代文人、官僚、將軍的介紹附錄其後，對僧詩選集而言實屬罕見。同時，此詩為賈實烈門出使途中贈詩給來復，詩句不過呈現一般俗子仰慕佛門子弟的客套話，來復同樣以官腔回應，相期賈實烈門賦閒時前來相聚。如此一來一往，雖然詩意普通，但並無大問題。只是元明易代之後，來復詩句中「黃塵歲月苦駸尋，激烈長懷報主心」指的是賈實烈門效忠元朝，戮力為公。這樣一來，既不是僧詩，又不屬明代，卻收入《明僧弘秀集》，確不尋常。

但也許跟《玉山雅集》相仿，毛晉縱使逾越尋常選集之常軌也要重視的，是僧俗於動盪的世道，如何透過詩文聯結在一起。觀〈答堯叟御史兼翰林敬止諫掾終吉八首〉附〈蘇天民八首〉并序：

（來復）因出其所編《澹游集》以示予，皆當代虞歐揭張諸先輩，及時賢朝貴逸人高士贈答酬唱之作，悉以道義相親而致景慕之意。及觀所載請銘受業之先師，收殯無歸之亡友，編蒲菴以思母，通唱和以納交，與夫起廢寺於喪亂之餘，措身心於安閒之地，其設施行事又有大過人者矣。

蓋古昔懷才抱德之士與世不偶，或厭塵勞而不屑為，往往逃於空虛。如慧遠、道安、支遁、佛印之流是也，立微言，勵高行，卓卓然拔出於塵俗之表，又能從遊於陶蘇諸公，以故騰英聲於當代，垂芳譽於後世，愈久而愈彰也。見心其亦無媿於前修已乎，此劉羽庭所謂「不為法所纏縛而能出入者也」。……予亦久厭塵囂，思得幽隱之地以息心養神，奈以俗務輻輳而未果，然心慕神馳有不能忘者也，輒述成數章，聊發一笑。

蒲菴龍象士，避世愛山居。靜刻蓮花漏，閒看貝葉書。園葵和露摘，畦藥引泉鋤。放曠雲霞外，心清樂有餘。

早棄人間事，幽棲避世塵。山林忘歲月，鐘鼓樂昏晨。獻果猿將子，聽經龍化人。亂離無恐怖，名利不關身。⁷⁰

蘇天民等文士之流，投身於亂世當中，僅能心慕神馳於與僧人之交遊，他所仰慕的前輩僧人如慧遠，除了身具高行又不離塵俗，接引俗子，其言其

⁷⁰ [明]毛晉輯，李玉柱點校：《明僧弘秀集》，頁103-104。

行尚有幸能流傳後世，故古今之間方可透過遙想而聯結。然毛晉所處的時空，已然難見兩百年前來復《澹游集》，像蘇天民等人在當時與僧眾的情誼，以及共同追求的那份「不為法所纏縛而能出入」之精神，也幾湮滅於歷史中。毛晉在〈釋物元小傳〉中同樣對元末劉仁本等僧俗的「續蘭亭會」，發出類似的喟嘆：

時高僧預會者惟師與白雲、復元三人，其詩分列集中。第當天下糜沸枕戈擐甲之日，越帥劉君對群山之參差，促膝舉觴，迭五鋒起，千載而下，令人一唱三嘆。⁷¹

至正 20 年（1360），劉仁本等人仿造東晉「蘭亭會」舉辦了「續蘭亭會」。當時「海內兵興，桴鼓之聲達於境內，（釋物元所主之）明真（院）當萬山之秀，而物元營構之勝又可賞適，故一時文人名士多避地于此」。⁷²在離亂中尚能營構一方雅趣之桃源，讓四方友人會集，實是元末這幾場雅集難能可貴之處，顧瑛堅持十幾年的「玉山雅集」如是，劉仁本之「續蘭亭會」亦如是。續蘭亭僅有 3 位僧人參加，共有 6 首詩作，《明僧弘秀集》皆錄。⁷³除此之外，與《澹游集》一樣，毛晉在小傳中附錄了劉仁本等文人 9 首詩作。

四、餘論：今與昔的疊合

毛晉透過編選詩集的方式將元末明初僧俗於烽火煙硝之中往來唱和的經歷再現，其背後乃出於自身的共感。崇禎 16 年，毛晉選編了《明僧弘秀集》，同年將自己的詩作輯成《和古人詩》、《和今人詩》、《和友人詩》、《野外詩》。⁷⁴徐遵湯〈《和古人詩》序〉云：

自漢魏迄近代，自先輩暨同盟，莫不聯為縉好，叶作嚶鳴。當拈題選韻時，片言星落，四座颯馳，竟不知誰古誰今，誰倡誰和。諸藏書家有是乎？伐山運材，歸尺櫨於般斧；漁海羅錯，屬寸鱗於

⁷¹ [明]毛晉輯，李玉袞點校：《明僧弘秀集》，頁 86-87。

⁷² 同上註，頁 87。

⁷³ 釋物元兩首、釋復元兩首、釋白雲兩首，參同上註，頁 49、86、136。

⁷⁴ 參見[明]毛晉：《和古人詩》、《和今人詩》、《和友人詩》、《野外詩》各 1 卷，皆收於《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12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

劍刀，具所同，才所獨也。⁷⁵

徐〈序〉一方面指出每個人才具不同，同題和古人詩，仍舊有高下之分；但更重要的是，同題聯作具有跨越時空，聯結彼此的能力，毛晉《和古人詩》諸作，令人難分古今。這份與古人或遠在他方的友人同情共感的力量，是我們思考毛晉選編《明僧弘秀集》時不可或忘的因素。

身處於明末清初的文人回視宋末元初、元末明初的詩作，特別能對其中的離合盛衰之情感同身受，特別是毛晉當時僧俗往來的情態與顧瑛、見心來復又有諸多相似。子晉歿後，其友陳瑚所撰《〈隱湖唱和詩選〉序》即說明毛晉性好客，每每與友人共賞自己所藏之古籍，「賞奇文，析疑義，傲古人月泉吟社、玉山草堂之遺風，酒酣耳熱，分韻賦詩」，⁷⁶此為一層相似。其次，毛晉歿後其子為其編刻唱和集，「三子已詮次成秩矣，其間或因事以存其人，或因人以存其詩，三子蓋有孝子錫類之思焉」，⁷⁷此乃點出毛晉三子克紹箕裘，對於父親編選詩歌不僅僅為了補遺，更為了存其時其人其事的情志有透徹的理解，故也以同樣的態度為其編纂唱和集。最後陳瑚感慨：

嗟乎！謝翱當至元之世，依吳渭以居，用瑣院試士法，創為詩盟，田園春興之作，至今傳之，以為美談；顧仲瑛築室茜涇西偏，涼臺燠館，華軒美榭。招致四方文人勝流，日夕嘯歌其中。興會標舉，名垂天壤。今子晉生乎三百年之後，聞風興起，所交接者，皆讀書學道之士，所酬唱者，多樂天知命之辭。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豈非一時之盛哉！⁷⁸

陳瑚亦清晰地指出毛晉與謝翱、顧瑛諸人之間的連結，雖說所酬唱者多樂天知命之辭，但若我們參照毛晉《明僧弘秀集》附載的小傳，當知毛晉對易代之際的文人唱和，乃至僧俗交往，往往投以感傷悲憫的眼神，或者更確切的說，這種悲慨往往須在坐花醉月的背景之中才更能被辨識。我們對這種文人宴集中流露出來的哀感並不陌生，只是這樣的場合、這樣的詩歌，

⁷⁵ [明]毛晉：《和古人詩》，頁523。

⁷⁶ [明]陳瑚：《〈隱湖唱和詩選〉序》，《確庵文稿》，頁37。

⁷⁷ 同上註。

⁷⁸ 同上註。

僧人竟也參與其中，是較少被關注的。陳瑚自身也有類似的經驗，他曾引述詩友蘇惕庵（蘇灑）一段關於編選詩社詩集的一段話：

（石佛庵詩社）斯社之興，自甲辰以至於茲，歷九年矣。今惟○子音生、吳子雨臣輩幾人莊（在）耳。其餘或徙或死，而所謂石佛庵者，則釋者休中遁跡處，有竹木魚鳥之觀，能蓄泉烹茗，以遲嘉客。自休中亦死，而其徒散去，瓶鉢飄零，頽垣斷塹，不可問矣。撫今追昔，蓋不勝盛衰離合之感焉。⁷⁹

如同毛晉欣賞釋物元營構的明真院，提供續蘭亭會在鞞鼓動地之時仍有一方雅致之所，讓文人與僧人得以相聚。蘭若或精舍作為詩社、詩會的舉辦地，這層關係使得僧眾更常進入文人雅會場域，成為唱和的一員。但方外之地並不是真正絕世的淨土，時移世易、戰火興衰，終將使其歸於頹敗，毛晉能在僧詩選集當中記錄下這種時已移、事已滅、人已散的離合感，殆也與其長期與釋子往來有關。

本文討論毛晉《明僧弘秀集》的編選旨趣，歸納其中有三股交織的影響因素：一是他與佛教的因緣，崇禎年間，毛晉發心密集參與藏經捐刻與校對，又與幾位有才情的僧人交遊唱和，種下了他編纂僧詩選集的念頭。其二，崇禎末年動亂的環境，讓毛晉的眼光回溯宋、金、元的遺民與逸民身上，歷史的循環也讓歷代僧俗命運復刻，往昔的人選編酬倡集，毛晉也重新刊印了數本遺民詩集。而這兩股動力同時匯聚在毛晉作為一文化出版商的生命中，涓滴出一本以明代僧詩選集為外衣，卻包納了前朝官員、文人與僧侶的詩歌集。

《明僧弘秀集》由於流傳不廣，過去未受到學界足夠關注，乍看之下似為一本明代僧詩選集，但從書目著錄的情況看來，應與其他毛晉接觸的佛教典籍或禪師集的定位略有不同，原置於《國秀》、《弘秀》、《隱秀》、《閨秀》之《四秀集》的出版框架之下。毛晉於此集中收錄不少元末文人的詩作於僧人小傳，從小傳中的片語可以推測，毛晉殆是對元末僧俗雅會中所產生的一體感、聯結感，起了強烈的認同，因此，非得要將僧人的唱和詩，連同雅集發生的時地、參與文人的和詩、背景一同嵌入《明僧弘秀集》當

⁷⁹ 載於〔明〕陳瑚：〈湄浦吟社記〉，《確庵文稿》，頁275。

中。同一年毛晉為自己所編的《和友人詩》，運用類似的模式，顧夢麟〈《和友人詩》序〉言：

《和古》、《和今》、《和友》皆次韻作也。然《和古》、《和今》僅列所以次韻者，而止《和友》則附見其友之詩，如美人臨鏡，明月在水，彼此互照，妍好悉敵。甚者，乃以影視形，殆欲過之。讀之不覺為起舞盤旋也。……

子晉生平，佳日有社，尚齒有社，隱湖有社，此三十餘年中，星橋煙水，無日不來泛雪之船，無夜不連聽雨之榻。朝拈一題，夕而累幅，夕脫一稿，朝而授梓。⁸⁰

顧氏〈序〉文後明確指出《草堂名勝集》的作法為毛晉所採。毛晉歿後，親友為其編《隱湖倡和詩》則依地依題為順序，編採眾人同題唱和之詩，仿效顧瑛、劉仁本之意圖更強。毛晉在《明僧弘秀集》中也採納了這種明月在水、美人臨鏡式的方式，將僧人本傳之外，文人的詩與生平附見於後。毛晉的親友也目睹了其致力於透過選詩、出版的方式，為前代僧俗留下足跡，盼望當時風流未遠，後世仍如親見。⁸¹

【責任編校：郭千綾、蔡嘉華】

徵引文獻

專著

〔唐〕韓愈 Han Yu 撰，〔宋〕魏仲舉 Wei Zhongju 集注，郝潤華 Hao Runhua、王東峰 Wang Dongfeng 整理：《五百家注韓昌黎集》*Wubaijia zhu Han Changli ji* 第1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19年。

⁸⁰ 參〔明〕毛晉撰：《和友人詩》，頁538。關於毛晉參與或組織佳日、尚齒、隱湖等詩社之事，可以參考朱則杰：〈清初江南地區詩社考——以陳瑚《確庵文稿》為基本線索〉，《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1期，頁129-134。

⁸¹ 摘自盧紘〈《隱湖唱和詩》序〉：「（毛晉諸子編其集）而余乃得以一言序之，則猶之忽身與其盛也。……諸季之家學具在，汲古之藏書具在，隱湖之勝蹟具在，風流未遠，余不仍如親見子晉之為人哉？」參考〔明〕陳瑚選：《隱湖唱和詩》，收於李竟主編，姜亞沙、經莉、陳湛綺編：《中國文獻珍本叢書·汲古閣叢書》第1冊，頁10-11。

〔唐〕權德輿 Quan Deyu 撰，郭廣偉 Guo Guangwei 校點：《權德輿詩文集》*Quan Deyu shiwenji* 上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08 年。

〔元〕釋來復 Shi Laifu 編：《澹游集》*Danyou ji*，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 *Xuxiu siku quanshu bianzuan weiyuanhui* 編：《續修四庫全書》*Xuxiu siku quanshu* 第 1622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95 年。

〔元〕顧瑛 Gu Ying 輯，楊鐮 Yang Lian、祁學明 Qi Xueming、張頤青 Zhang Yiqing 整理：《草堂雅集》*Caotang yaj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08 年。

〔元〕顧瑛 Gu Ying 輯，楊鐮 Yang Lian、葉愛欣 Ye Aixin 整理：《玉山名勝集》*Yushan mingsheng ji* 第 1、2 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08 年。

〔明〕毛扆 Mao Yi：《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Jiguge zhencang miben shumu*，收入李竟 Li Jing 主編，姜亞沙 Jiang Yasha、經莉 Jing Li、陳湛綺 Chen Zhanqi 編：《中國文獻珍本叢書·汲古閣叢書》*Zhongguo wenxian zhenben congshu, jiguge congshu* 第 2 冊，北京 Beijing：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 Quanguo tushuguan wenxian suowei fuzhi zhongxin，2008 年。

〔明〕毛晉 Mao Jin：《和今人詩》*He jinren shi*，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 *Qingdai shiwenji huibian bianzuan weiyuanhui* 編：《清代詩文集彙編》*Qingdai shiwenji huibian* 第 12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11 年。

——：《和友人詩》*He youren shi*，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 *Qingdai shiwenji huibian bianzuan weiyuanhui* 編：《清代詩文集彙編》*Qingdai shiwenji huibian* 第 12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11 年。

——：《和古人詩》*He guren shi*，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 *Qingdai shiwenji huibian bianzuan weiyuanhui* 編：《清代詩文集彙編》*Qingdai shiwenji huibian* 第 12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11 年。

- [明] 毛晉 Mao Jin：《野外詩》*Yewaiishi*，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 *Qingdai shiwenji huibian bianzuan weiyuanhui* 編：《清代詩文集彙編》*Qingdai shiwenji huibian* 第 12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11 年。
- [明] 毛晉 Mao Jin 撰，潘景鄭 Pan Jingzheng 校訂：《汲古閣書跋》*Jiguge shuba*，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05 年。
- [明] 毛晉 Mao Jin 輯：《玉山草堂集》*Yushan caotangji*，收入姜亞沙 Jiang Yasha、經莉 Jing Li、陳湛綺 Chen Zhanqi 主編：《汲古閣元人集及歷代詩家》*Jiguge yuanrenji ji lidai shijia* 第 3 冊，北京 Beijing：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 Quanguo tushuguan wenxian suowei fuzhi zhongxin，2008 年。
- [明] 毛晉 Mao Jin 輯，李玉栓 Li Yushuan 點校：《明僧弘秀集》*Mingseng hongxiuji*，蕪湖 Wuhu：安徽師範大學出版社 Anhui shifan daxue chubanshe，2015 年。
- [明] 陳瑚 Chen Hu：《確庵文稿》*Quean wengao*，收入李竟 Li Jing 主編，姜亞沙 Jiang Yasha、經莉 Jing Li、陳湛綺 Chen Zhanqi 編：《中國文獻珍本叢書·汲古閣叢書》*Zhongguo wenxian zhenben congshu, jiguge congshu* 第 3 冊，北京 Beijing：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 Quanguo tushuguan wenxian suowei fuzhi zhongxin，2008 年。
- [明] 陳瑚 Chen Hu 選：《隱湖唱和詩》*Yinhu changheshi*，收入李竟 Li Jing 主編，姜亞沙 Jiang Yasha、經莉 Jing Li、陳湛綺 Chen Zhanqi 編：《中國文獻珍本叢書·汲古閣叢書》*Zhongguo wenxian zhenben congshu, jiguge congshu* 第 1 冊，北京 Beijing：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 Quanguo tushuguan wenxian suowei fuzhi zhongxin，2008 年。
- [明] 錢謙益 Qian Qianyi 撰集，許逸民 Xu Yimin、林淑敏 Lin Shumin 點校：《列朝詩集》*Liechao shiji* 第 11、12 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07 年。
- [明] 釋明河 Shi Minghe：《補續高僧傳》*Buxu gaosengzhuan*，收入《卍續藏經》委員會 *Wan xuzangjing weiyuanhui* 編：《卍續藏經》*Wan xuzangjing* 第 134 冊，臺北 Taipei：中國佛教會影印《卍續藏經》委員會 Zhongguo fojiaohui yingyin *Wan xuzangjing weiyuanhui*，1968 年。

〔明〕釋德清 Shi Deqing：《憨山大師全集》*Hanshan dashi quanji*，收入新文峰編輯部 Xinwenfeng bianjibu 編，〔明〕徑山藏版 Jingshanzang ban：《明版嘉興大藏經》*Mingban jiaxing dazangjing* 第 22 冊，臺北 Taipei：新文豐出版社 Xinwenfeng chubanshe，1987 年。

〔清〕陳秉鑰 Chen Bingyao 輯：《汲古閣所刻書目》*Jiguge suoke shumu*，收入李竟 Li Jing 主編，姜亞沙 Jiang Yasha、經莉 Jing Li、陳湛綺 Chen Zhanqi 編：《中國文獻珍本叢書·汲古閣叢書》*Zhongguo wenxian zhenben congshu, jiguge congshu* 第 2 冊，北京 Beijing：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 Quanguo tushuguan wenxian suowei fuzhi zhongxin，2008 年。

〔清〕鄭德懋 Zheng Demao 輯：《汲古閣所刻書目補遺》*Jiguge suoke shumu buyi*，收入李竟 Li Jing 主編，姜亞沙 Jiang Yasha、經莉 Jing Li、陳湛綺 Chen Zhanqi 編：《中國文獻珍本叢書·汲古閣叢書》*Zhongguo wenxian zhenben congshu, jiguge congshu* 第 2 冊，北京 Beijing：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 Quanguo tushuguan wenxian suowei fuzhi zhongxin，2008 年。

——：《汲古閣書版存亡考》*Jiguge shuban cunwang kao*，收入李竟 Li Jing 主編，姜亞沙 Jiang Yasha、經莉 Jing Li、陳湛綺 Chen Zhanqi 編：《中國文獻珍本叢書·汲古閣叢書》*Zhongguo wenxian zhenben congshu, jiguge congshu* 第 2 冊，北京 Beijing：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 Quanguo tushuguan wenxian suowei fuzhi zhongxin，2008 年。

〔清〕鄭德懋 Zheng Demao 輯，顧湘 Gu Xiang 校：《汲古閣校刻書目補遺》*Jiguge jiaoke shumu buyi*，收入〔清〕顧湘 Gu Xiang 輯：《小石山房叢書》*Xiaoshishanfang congshu* 第 6 冊，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iwen yinshuguan，1971 年。

——：《汲古刻版存亡考》*Jigukeban cunwang kao*，收入〔清〕顧湘 Gu Xiang 輯：《小石山房叢書》*Xiaoshishanfang congshu* 第 6 冊，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iwen yinshuguan，1971 年。

〔日〕三浦理一郎 Miura Riichiro：《毛晉交遊研究》*Mao Jin jiaoyou yanjiu*，上海 Shanghai：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Huadong shifan daxue chubanshe，2012 年。

- 王次澄 Wang Cicheng：《宋元逸民詩論叢》*Songyuan yiminshi luncong*，臺北 Taipei：大安出版社 Daan chubanshe，2001 年。
- 周彥文 Zhou Yanwen：《毛晉汲古閣刻書考》*Mao Jin jiguge keshukao*，收入潘美月 Pan Meiyue、杜潔祥 Du Jiexiang 主編：《古典文獻研究輯刊》*Gudian wenxian yanjiu jikan* 第 3 編第 1 冊，新北 New Taipei：花木蘭文化 Huamulan wenhua，2006 年。
- 張伯偉 Zhang Bowei：《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方法研究》*Zhongguo gudai wenxue piping fangfa yanji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02 年。
- 曹之 Cao Zhi：《中國古籍版本學》*Zhongguo guji banbenxue*，武漢 Wuhan：武漢大學出版社 Wuhan daxue chubanshe，2007 年。
- 陳正宏 Chen Zhenghong：《明代詩文研究史 1368-1911》*Mingdai shiwen yanjiushi 1368-1911*，上海 Shanghai：上海文化出版社 Shanghai wenhua chubanshe，2000 年。
- 陶湘 Tao Xiang：《明毛氏汲古閣刻書目》*Ming Maoshi jiguge keshumu*，收入陶湘 Tao Xiang 編，竇水勇 Dou Shuiyong 點校：《書目叢刊》*Shumu congkan* 第 1 冊，瀋陽 Shenyang：遼寧教育出版社 Liaoning jiaoyu chubanshe，2000 年。

期刊論文

- 王啟元 Wang Qiyuan：〈蒼雪大和尚《南來堂集》輯佚〉“Cangxue daheshang Nanlaitangji jiyi”，《楚雄師範學院學報》*Chuxiong shifan xueyuan xuebao* 第 29 卷第 11 期，2014 年 11 月。
- 朱則杰 Zhu Zejie：〈清初江南地區詩社考——以陳瑚《確庵文稿》為基本線索〉“Qingchu jiangnan diqu shishe kao: yi Chen Hu *Quean wengao* wei jiben xiansuo”，《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Suzhou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 2012 年第 1 期。
- 李舜臣 Li Shunchen：〈錢謙益《列朝詩集》編選釋氏詩歌考論〉“Qian Qianyi *Liechao shiji* bianxuan Shishi shige kaolun”，《文學遺產》*Wenxue yichan* 2015 年第 3 期。
- 封樹芬 Feng Shufen：〈國圖藏清抄本《汲古閣所刻書目》價值考略〉“Guotucang qingchaoben *Jiguge suoke shumu* jiazhi kaolue”，《中國典籍與文化》*Zhongguo dianji yu wenhua* 2017 年第 2 期。

封樹芬 Feng Shufen :〈汲古主人毛晉著述存散考略〉“Jigu zhuren Mao Jin zhushu cunsan kaolüe”,《古籍整理研究學刊》*Guji zhengli yanjiu xuekan* 2017年第5期。

章宏偉 Zhang Hongwei :〈〈汲古閣刻經考略〉指誤〉“‘Jiguge kejing kaolüe’ zhiwu”,《圖書館雜誌》*Tushuguan zazhi* 2010年第10期。

陳雯怡 Chen Wenyi :〈由「詩卷」到「總集」——元代士人交遊的文化表現〉“You ‘shijuan’ dao ‘zongji’: yuandai shiren jiaoyou de wenhua biao xian”,《臺大歷史學報》*Taida lishi xuebao* 第58期, 2016年12月。

蕭啟慶 Xiao Qiqing :〈元明之際士人的多元政治抉擇——以各族進士為中心〉“Yuanming zhiji shiren de duoyuan zhengzhi jueze: yi gezu jinshi wei zhongxin”,《臺大歷史學報》*Taida lishi xuebao* 第32期, 2003年12月。

錢大成 Qian Dacheng :〈毛子晉年譜稿〉“Mao Zijin nianpugao”,《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Guoli zhongyang tushuguan guankan* 第1卷第4號, 1947年12月。

蘇曉君 Su Xiaojun :〈毛晉與汲古閣刻書考略〉“Mao Jin yu jiguge keshu kaolüe”,《中國典籍與文化》*Zhongguo dianji yu wenhua* 2006年第3期。

〔日〕小川貫弍 Ogawa Kanichi :〈明の汲古閣主毛居士と仏典に出版〉“Mei no kyūkokaku shu Moushin koji to butten ni shuppan”,《龍谷史壇》*Ryukoku shidan* 第44号, 1958年12月。

〔日〕野村鮎子 Nomura Ayuko :〈晩明における宋元遺民詩の受容：錢謙益の評價と毛晉の刻書を中心に〉“Banmei ni okeru sou gan iminshi no jyuyou: Zeni Kenyaku no hyouka to Moushin no kokusho wo chūshin ni”,《橄欖》*Ganlan* 第20号, 2016年3月。

會議論文集

章宏偉 Zhang Hongwei :〈毛晉與《嘉興藏》關係考辨〉“Mao Jin yu Jiaxingzang guanxi kaobian”, 收入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 Jiaoyubu renwen shehui kexue zhongdian yanjiu jidi、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 Beijing daxue zhongguo guwenxian yanjiu zhongxin 編：《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集刊》*Beijing daxue zhongguo guwenxian yanjiu zhongxin jikan* 第11輯, 北京 Beijing : 北京大學出版社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2011年。